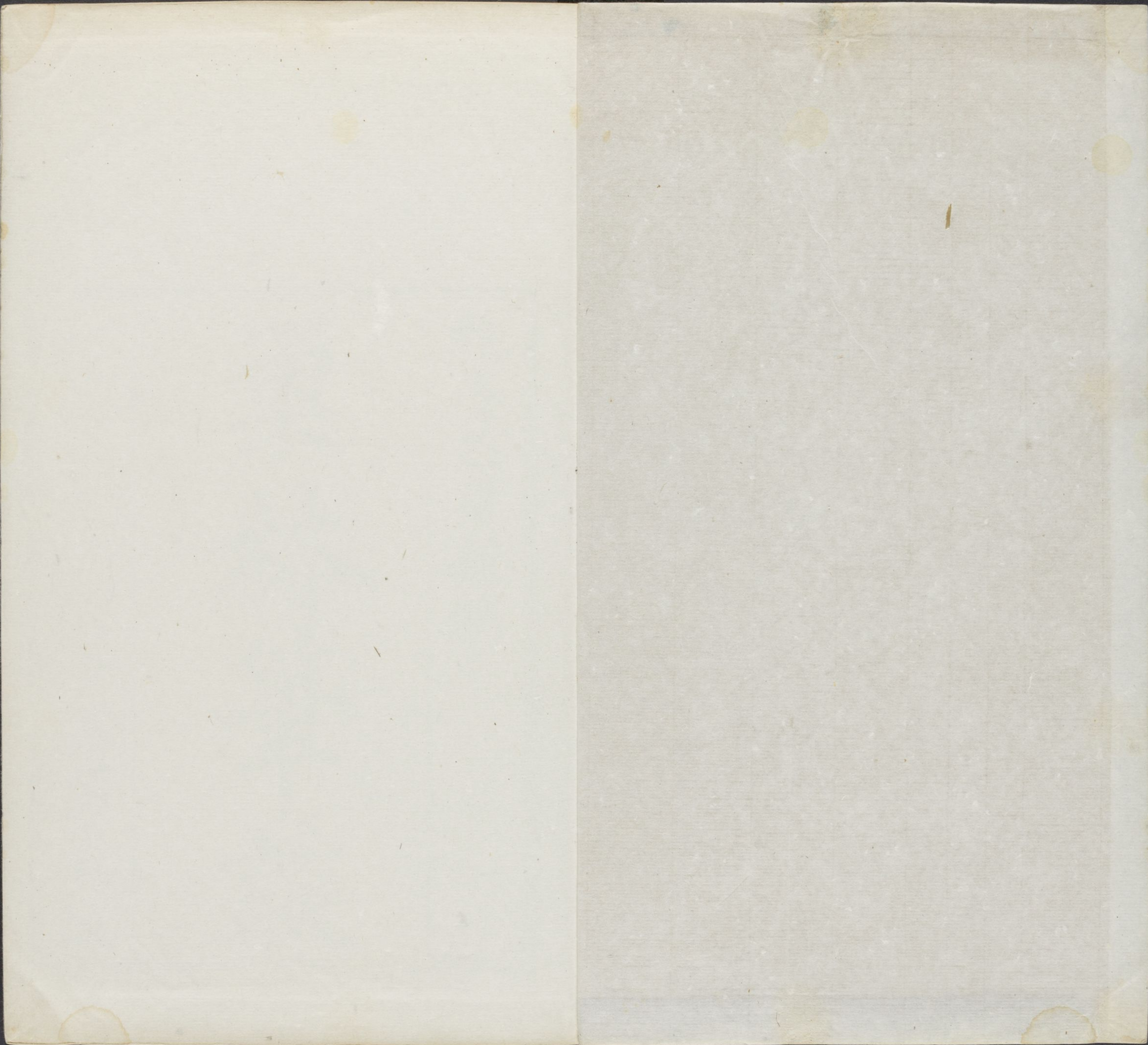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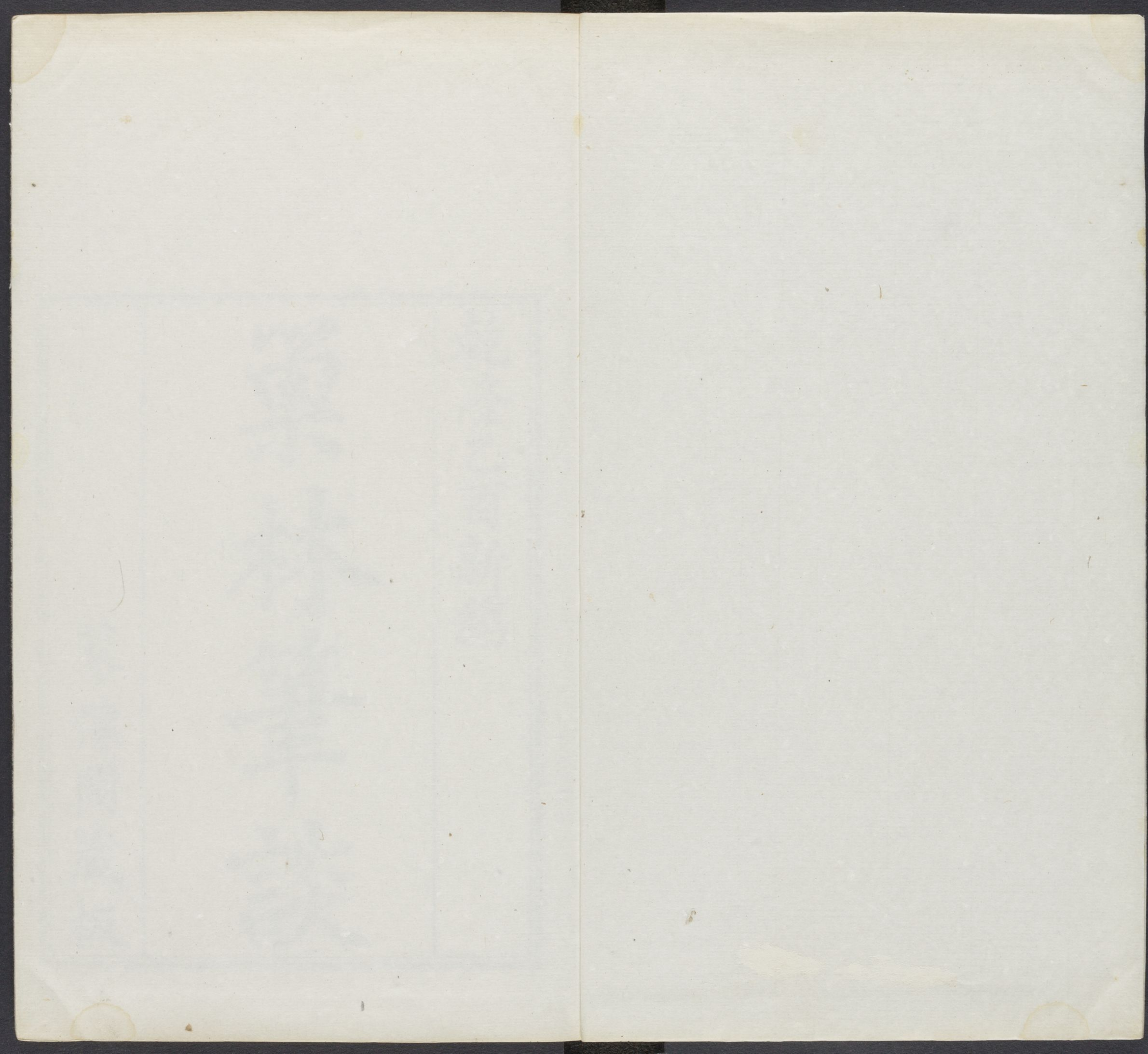


T 9155/0895(W)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乾隆乙酉新鐫

巢林筆談

夢懷閣藏板

乾隆乙酉新鐫

巢林筆談

蓼懷閣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楊子守身稱士者不殺  
去道去則憊矣帝之  
子孫極其之者端始  
得去之津而為道  
法之口法華中  
一臨與極而如不守

楊子守身稱士者不殺  
去道去則憊矣帝之  
子孫極其之者端始  
得去之津而為道  
法之口法華中  
一臨與極而如不守



楊子雲稱士之不能  
王道者則樵夫與之  
予深極其之也涉涉  
詩書之津而王道之  
法可矣曰涉筆以翰  
一編典據而如管涔

高公如也如可乎能心  
動之乎公曰善哉語其  
不免推之乎以去歲  
帝丁酉之三月同學出禮  
許可傳之去冬略其  
層量以之去歲每午  
間

以

聖稱先道人善也風  
似或蠶沙強中一解  
語語以之自之也道  
去如先民不病自之先  
之詢不聖人之擇經友

之之之說之去推所系之  
疾采之可也乙正仲  
春學事其詩之煒湯書



巢林筆談卷一



崑山龔煒巢林著



康熙辛丑 上御極六十年矣深仁厚澤浹髓淪

肌海內乂安人民和樂自唐虞以來未有若斯之

盛者而 萬壽聖誕正值天氣清和卉物條暢之

際民間之頌升恒祝熾昌者溢乎中外我吳尤稱

繁華之地巡撫吳公暨諸僚屬並鋪張美麗仙宮

梵宇普建祝 聖道場舞榭歌臺盡演蟠桃樂府

華燈綺綵綿亘長衢火樹星球光明徹夜文武官

舞蹈嵩呼都人士歡聲雷動煌煌哉太平之盛觀



圖繪弗能殫已

漕憲施公貌奇醜人號爲缺不全初仕縣尹謁上官上官或掩口而笑公正色曰公以某貌醜耶人面獸心可惡耳若某則獸面人心何害焉

過下邳謁留侯廟瞻仰之際英雄而帶烟霞氣矣出步圯橋遙想當年納履授書仙蹤契合低回不能去

晚泊淮城詣漂母祠及韓侯釣臺淒涼滿目因嘆一飯之德報以千金百戰之功不贖三族侯不忍負母寧忍負漢而漢祖忍于負侯侯仁而漢暴也

漢興而侯絕不使英雄淚滿襟耶謝原功詩云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二語殊足表侯又苗疆有韋姓者世土官相傳爲侯之遺胤庶幾猶有天道

寓清江浦偶至一古寺旁隱小門迤邐入有精舍焉盆樹充庭詩畫滿壁鼎罇盈案如入虎邱山塘肆中頃之一老僧盛服出欵曲之際誇示交游侈陳朝貴蓋一俗僧也已轉一廻廊又得三楹中置一龕袞以錦綺又有小樓扃戶不得上噫僧亦奢矣浮屠貴淨行乃復美衣服飾館宇且秘之荒涼

集林筆談 卷一  
破寺中其人庸可測乎

有祈嗣于韋蘇州廟者夢神示一瓜字求爲解則曰以問丁巳解元覺而語人人謂瓜多子是有子之兆但丁巳非正科所謂丁巳解元者又不知何指也王素巖先生聞之謂孤而無子爲瓜豈吉兆歟其人後竟無嗣而先生以丁巳開科領解京兆循鹿城而北繞馬鞍而南秀野霏金晴嵐滴翠處處春色步步花香道遇客周姓者因相與登山從東岩取徑直抵上方入華藏寺歷浮屠四五級四望百里眼界一空復自文筆峰委折而西登紫雲

岩疊嶂千層翹翹秀絕穿石壁中隱隱見天所謂一線天是也側首危巒如有落勢徑稍滑周扶行數步遂緣仙人橋而下

讀儀禮疑儀節太碎讀周禮疑設官太冗

外王父莘伍葛公長身玉立善騎射好讀史愛客酒酣以往指畫山川形勝評說古今成敗及行軍用兵倚伏之勢精彩葩流聲情慷慨往往傾其座人嘗馳馬忠武祠前皎日銀鞍觀者如堵外伯祖孺初先生作長歌記之頗愛古玩每歲於荷花盛時約舉香爐會有客石秀卿爲之驛騎金鏤銀塗

羅列盈案于以品其高下是會也例設素殺尤稱雅集公篤於氣誼與許李二翁尤善李沒每宴必設七箸有張幼于之風焉

幼于嘗宴死友曰吾念所至輒與心語

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詞刑侍任公薦福建舉人陳學夔有句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今罵賊全節睢陽之舌猶存

孟子學於子思其論舊君反服意同而子思語氣較婉然謝疊山先生引鬪辛之言爲正有定識然後可以讀書

高王父雲扶公少以文行冠一庠有善相者謂曰

君貌清秀可大貴但恐其年不至若過三十一二功名不足慮也又夢神與語顏子天限若知之乎及年三十二果卒術與夢皆驗

曾王父西圃公從外舅吳翁抵關上吳有仇家統衆伺時敬生先生館關署翁從姪也將介敬生求救于主政公曰不可關尹不受事西賓諱干情且事急矣一多委曲已被歐辱何及焉不若囑敬生但言家有急事亟須舟入城令公差取舟去彼見差船必不疑卽疑亦不敢動動則館賓在焉關尹能無一問乎翁大稱善遂如公指衆果不疑守至

日暮乃去

江寧鄧漢儀有朝雲墳在落花中句其韻致可人顧相秉謙嘗送一按君見地遺一錢急蹈之客出取以入人謂一錢尙爾驚顧三公之位得不附璫固寵乎予謂奄黨三公還是不值一錢

晉文返國姜氏實成之後逆季隗不及姜氏其爲早亡無疑顧旌異之典何闕也史佚之耶抑晉文薄倖如斯耶懷羸失行備位宮闈姜氏才賢弗聞廟祀以志我過獨一介子推哉

春氣暄和梅花正放約同人遊馬鞍山道逢夢航

大舅氏舅氏素簡出得追陪遊屐尤可喜因飲于山館寒香撲酒山色迎人景旣絕佳而舅氏撫今追昔引入禪理更超然入妙翌日寄詩一首云重陽風雨此間留芳歲元陰偶再遊促膝新知方共樂時同席有與舅氏乍會者離羣往事漫含愁觀河始悟童無耄閱世真同蜉與螭見說酒壚今易主美人黃土已經秋館有湯婦者頗以色名死數年矣

吾鄉舊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臨期分祭先賢祠墓觴詠以發其幽光前輩風致殊深慨想

薛太守隱元墓爲頭陀本名家自以去冠當去巾

剪髮當去一而元墓有米堆山遂名米號堆山  
荔枝佳種上下俱紅中一道白如雪名玉帶束佳  
人

穎考叔小人有母四字極悱惻直刺鄭莊之隱故  
使忍人亦爲感動及語之故胡不言母子重合天  
理人情之至只此遷善之心已足動鬼神名太和  
失口之誓何嫌何疑至掘地及泉隧而相見不太  
淺陋耶

越王誅宰嚭漢祖封項伯其事相反愚謂伯之罪  
甚于嚭以嚭爲羈旅之臣而伯則叔父之親也漢

祖德其助已不惟不誅而又封之人臣之懷二心  
以事其上者何儆焉且獨不思已之殺曹無傷乎  
項伯卽楚之曹無傷也楚亡而封以爵土又何以  
申公義于天下漢祖之不如句踐也明矣雖然大  
夫種被誅之後功臣多不克保其終韓彭之禍則  
句踐開其端也又賢乎哉

先妣葛孺人虔奉佛氏乙巳之春偶不憚作淨土  
詩以自廣有塵事多般無了日到頭畢竟望西遊  
之句明年春遂棄不孝等嗚呼此其爲泰山梁木  
之兆歟



予於丙午夏秋間鈔錄晉書畢復事南史閱一載  
訖功今年春復纂北史方完帝紀會學使者將至  
稍稍理時藝遂未卒業鈍資不能兼及可歎也

予讀南北史竊歎聖仁如魏孝文一人可千百其  
君矣使之統一宇內文武成康之盛可幾也乃臨  
江數罪不長驅直入奄有中原者時無碩輔以輔  
之耳抑天不厭禍雖有聖主故抑之使不得志耶  
倪高士好潔近癖予最喜其汲水洗桐護持苔蘚  
使綠縵盈庭

予婚于乙巳之仲春尋以兩家多故及今四載始

赴外家

婁東王氏

徇雙回之俗也舟從西轉夜泊東關

愁雲罩星月之光寒風散鰲燈之焰花飛六出耳

傾浙瀝之聲雷滴半艙骨透陰寒之氣雖蘇公有

興終敗意此際元宵

東坡上元夜入延祥寺觀燈以無燈敗意

縱謝女

多才亦倦賦今番雪夜已酉元夕書于邑之東關

舟次

河豚有毒食之間有致傷者一日至槎溪妹倩陳

篁嶼問予食河豚否予曰懷疑而食味必失真失

真之味入疑腹易牙不見功矣已觴予于杞園酒

半進一味甚鮮不覺大嚼同席相視而嬉予曰誤

矣東坡值得一死我終不敢輕生相與大噱而罷  
王制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周禮一  
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  
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東坡殺之三宥之  
三本此蓋主司一時失記東坡不便顯証故以想  
當然答之耳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管仲不殉笙竇之難夫子  
特以功覆過由賜之見未爲不是

桓公九合諸侯節如其仁句言如此便是其仁

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避嫌語忠蓋者不  
道

練川王修撰未遇時祈夢于京師呂祖廟夢神導  
至一處無門可出神曰吾爲汝特闢一門門闢突  
遇一青面神如世所畫魁星者覺而異之後以癸  
巳歲 恩科竟得大魁

耳東園名久今日始探其勝闢地曠取徑幽樹老  
雲深去城市而入山林矣已而門臨流水藤架石  
橋因徘徊池上睇盼山光隨縈紆而陟磴道破隱  
翳而歷亭臺遊屐且盡轉境無窮客有惜其漫漶

不鮮者予曰林麓大觀不在雕飾因歎奉常先生之澤波及遊人者多矣園有菴曰雜花林亦幽靜可憇已酉上巳書于光大堂之西齋

徐文貞之子錦衣君驕貴負癖每大旋無寒暑必於城上一夜冒雪登城一僮荷矛隨之時漏下三鼓嘉靖以天寒大雪衛卒巡邏必怠命內侍偵之邏者多枕藉酣臥遙望城上有荷矛者叱之答曰徐指揮巡城內侍以聞帝大悅明日語于朝趙擢其官人目爲雪裡拖槍

先妣嘗言非功之難所以居之者實難也鞍之役范文子不敢代帥受名武子知其必免晉王龍驤以范通之言自悔其福不復矜平吳功若功不及古人而侈汰日甚其能免于罪乎此爲樹功青海者言之後卒如料

粵西文枚臣快士也以世講過我極歡臨行予贈以詩有云今人多慷慨結交杯酒中始亦敦管鮑雲雨隔窮通我等貴久要何至嗟薄終枚臣爲感泣謂予曰我遊齊魯燕趙間閱人多矣風情高爽未有如君者幸自愛此去當佇子于燕臺遂別去予亦爲之淒絕

趙文敏宋宗室萬無仕元之理我終不以風雅蓋其短

沈歸愚先生以詩稿見示其賦秦王一律有燒書乍歇驪山火句與楊文公詩暗合

漢溪舊稱七十二瀟家于斯而未竟其處今夜棹一野艇隨灣蕩漾秋清月朗風淡波澄漁唱燈微犬吠村靜佳境也疏其可名者得半而堯仁齊可鶴頸鶴嘴荷花花瓶其最著云己酉中秋前二日記

閱賢書李總憲之孫拱宸魁其選拱宸之父厚文

最長厚人視之一寒士也世祿之家有此人其子烏得不發

業師朱維暎先生一病不復起十餘年師弟永隔幽明悲夫悲夫前於七月中見先生體雖稍瘠神氣自王竊以不久當平復無大苦也再往先生已支離牀褥不能強步堂中矣予縷訊其嫗嫗云日來病轉亟心甚憂之然猶冀其漸減也詎料新秋一見遂成千古先生無子有孝女適周振邵邑中知名士也

陳白陽先生嘗云吾作枝頭括兒點花世間絕無

寶矣沱江尤以山水得名人稱沱仙

葉忠節公轉運湖北遭夏逆之亂中丞失守僚屬  
奔散印務多公兼攝時賊勢猖獗公自度力不支  
送太夫人出危城伏地慟哭不能起但云左難右  
難至夫人及子則正色諭片語絕無係戀情及城  
陷公自剄治事堂飯從頸中流出蓋食無幾時也  
時有兩僕從公其一賫印信從間道星馳報部顯  
公大節一爲公經紀後事不爲賊脅義皆可旌公  
之外孫王律菴先生子外舅也爲予言之如是  
南海陳講秋先生自長洲移節新陽未半年改教

去士民思之予以薄劣繆見賞臨別贈子詩云末  
班匏繫亦何心獨有驪歌別恨深歸問宦囊何所  
貯取君佳作示知音

馮具區瘞鶴先墓旁表曰羽童墓自爲銘朱學熙  
以古窰器葬落花于南禺黎太僕爲作花阡表二  
事有清致

麓臺王公掌捐例時外舅與丹思殿撰同臥一室  
室中堆金數萬相約云若有見者不動色卽是可  
人其後至者莫不相顧色飛

元白並稱雖僅以詩論終恐元之浼白

予少好武備嘗竊前人刀法靜觀而私演之大要用避爲擊手眼快身脚輕耳因係鉛于足久之解去趨踰頗便然法不指授終是死法丙午冬有客從北來與予講論刀術與舊說無以異也遂習之略知騰蹤閃賺斜提直刺之法而功疎力詘技卒不成然當酒酣興高迭躍揮霍光鋸霜落手臂風生遺豁不平之懷洗滌酸腐之胃衛身雖拙而吐氣自豪

猶憶庚子中秋夜與客三四輩挾彈角技燃燭爲的飛丸落煤拍叫歡呼與拓弦之聲相應爾時亦殊沾沾自喜

朱栢廬先生館于葉太翁廷玉家一夜大雪主人治具煖寒酒半慨然興歎翁問先生何歎曰適憶故友極貧不覺念切綈袍耳曰此不足憂且暢飲明日問所在遺之以十斛米先生當樂飲之時不能不戚然于故交翁以先生之故而遺米于素不相識之人斯真兩賢矣

明季如臯令王岫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時人爲之語曰隋堤螢火滅縣令放蝴蝶

閱舊報讀 世祖皇帝詔云朕觀往籍從古來欺君誤國之臣有正法顯戮者亦有道刑倖生者其生也雖生猶死摘奸發伏之言官有吐氣伸志者亦有蒙冤就死者其死也雖死猶生總之是非真假未有日久而不別白者也大哉 聖訓不但激昂忠義之氣而平其心饒伊大奸慝度無不生其愧悔者時有御史張煊以劾談太陳名夏洪承疇罹重典 上憫其冤 恩恤有加談太伏誅名夏等皆得罪故 上有是 諭

夏孝廉佩言館尙明田時遇一摘菜者踵至其家茅齋蓬藿几上攤詩數首無餘物也怪其不列書籍則指腹以對問出處自言善數學安分株守越數日復詣之足音已空谷矣或云幾日前曾有使來蓋一官人也避仇至此仇死故去不知其姓名外曾祖芝山公爲亂民所逼奔外家其家恐禍及拒不納遂及于難公太常卿中恬公子少能文工畫風流豪邁有貴游習卒以致禍然害公者皆見公荷戈而逐發狂病死其聰明英爽死而能神蓋亦有不可磨滅者焉五知徐太史題公遺畫詩有云寄語揮毫貴公子橐弓臥鼓百年餘

舊傳岳正葡萄太常竹意是夏太常景而夏之裔孫佩言則曰此王太常卽先太常之師也畫尤罕觀嘗夜聞一隣女吹簫善之詢知爲不字貞守者爲寫一竿遺之女得畫心動更求一幅爲偶太常索取碎焉謂以神女故遺畫轉以畫萌爾凡心終身不留畫人間矣女亦斷簫不復吹

先曾祖西圃公幼孤爲叔某所凌某通衙蠹誣告數四公盡禮而多智某雖暴無以困也後某以事繫獄公不宿怨仍往探之某亦痛自責出涕且曰得錢若干計脫矣公出卽稱貸與之某果得脫他

日見公用稍給復侵之公曰我固知得釋必及也爾時終不忍耳

何公騰蛟雲從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陽衛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公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許及公殉難井遂無魚

昔遊君山登松風亭士子雲集翌日復策蹇遊黃山同寓外遂寂無有興者始則緣江而行繼登大阜江遠浮天黃田彌望鉅觀也但無林木蔭翳亭臺結構之勝耳及至鵝鼻渚則峰巒奔突勢若飲江波浪之濶更爲無際憇坐其下可以盥洗可以



集林筆談 卷一 十四  
投竿欲尋訪古蹟而樵夫無可詢者既返猶歎然也今日復過澄江追憶昔遊覺少時之興致正復不淺壬子七月既望筆

何義門曾執贄于翁司寇及翁章論湯公何詣翁索贄士論偉之

雍正十年秋大風拔木沿海居民漂沒無算荒民之流于崑者或聚于書院門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氣蒸爲疾疫我鄉好義之士稍稍賑施輒拂長官意其意以爲卽死亦與官無累得食則久羈我土嗚呼此其爲父母斯民者歟賴 天子

仁聖屢 詔興發溝瘠重蘇民間一糕一餅之施並邀 旌異我不知向之禁民勿施者亦復泚然汗下否也

倪雲林厭世濁不畫人物愚以惟其濁也正當借畫以激之

楊文襄進呈元宵詩有愛看冰輪清似鏡句肅皇以爲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申文定作祛倦鬼文顯皇年十歲援筆改魔字二君皆具點金手

泰誓是乃世讎句後世疑之愚意紂雖暴劈加一

身林筆談 卷一 三  
讎字似觸目先引古人之言而後申之遂不嫌于  
創世字言紂洪維作威孤人之子獨人父母乃是  
汝之世讎語自無疵

夫子以至德稱文王卽以達孝歸武周可知戎衣  
一着無忝前人無愧後世武王非聖人是何言歟  
陳眉老著狂夫之言亦多以私意窺武王乃真狂  
夫之言矣

君奭篇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愚意下句是  
比擬之詞言名公去而嘉言不復聞于我矣矧進  
而格君心乎蔡註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

于高岡乃詠其實固矣

或叩王敬美尊兄文果何如敬美云如河口皂隸  
言其隨時答應沒甚緊要也二美並著才名敬美  
畢竟是元美之弟

予少時曾賦雪景有收綸漁父歸舟晚迷徑樵人  
行路斜句瓶菴二舅氏詫爲仙才適五知太史在  
大舅氏所見之亦極嗟賞遂萌學詩意而是時業  
師朱維映先生方以舉業勤課未敢露此意一日  
偶雜數首于時藝卷中先生爲丹黃之謂異日可  
與言詩先生詩學得之雪鴻先生蓋未易許人者

自此稍事塗抹亦不自知其好醜近得錢宗伯手  
批詩統讀之煌煌大部全璧無幾因歎此事大不  
易強作無益也

寧獻王自號臞仙嘗令人往廬山囊雲結屋曰雲  
齋障以簾幙每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如巖洞此  
興不減東坡坡有撻雲篇其序云雲氣自山中來  
以手掇開籠取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  
雲篇

先考蓼村府君登第後議敘中翰家居讀書養親  
布疏自甘採擇故家舊典彙集成書構求先賢遺

像倩工臨摹樂與親戚情話晨夕忘倦一切蒲博  
諸戲屏絕不陳時或徘徊東臯與耕氓野老話桑  
麻課晴雨春秋報賽斗酒相勞殊自得也嘗言市  
井草莽之臣忠在早輸 國課其以急公示後人  
者切矣鄉民有訴曲直者必和顏調解或求爲袒  
庇則峻拒之未嘗以刺字通官府里中愛敬如父  
母言及有垂涕者

太倉張景州長歌行云君不見華山絕徑退之哭  
高處須防一失足時在西帥年公幕府二語深得  
諷諫之義予最愛其集中庭曠轉陰遲句

身本筆言 卷一  
內幼失恃外舅宦遊京師時繼外姑陸夫人未娶  
托其孀姑郁母王夫人訓育之夫人愛之甚臨沒  
亦授產五十畝後嗣君不類從博徒游不三年貲  
盡予憫其貧困欲歸還其產以語內內亦欣然從  
之未幾郁死送終之具取給焉  
客有薦相者于毛稚黃毛曰貧賤我所自有富貴  
本非所望夭壽不貳修身俟之僕自相審矣政無  
煩此公饒舌予嘗就雲間周漢濤相謂予他日名  
必顯其言前事頗驗未知後竟何如錄毛語爽然  
自失

明閩民有隨母再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  
聞時御史陳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  
虧父體以濟父仇孝則安在四語簡當

刪書以秦誓終篇說者謂王氣在秦愚以秦斬于  
莊襄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其旨微矣

陸平湖先生先爲嘉定令邑有大盜爲民患更數  
令不治至是將入寇捕者以聞公戒吏民無動令  
當自治騎馬直入盜中盜見公皆愕公諭之曰爾  
等皆良民迫于捕逐耳今令來欲與爾等共爲善  
能自新乎各散還家貫汝罪否則官軍至無遺類

身林筆談 卷一 六  
矣衆皆流涕蒲伏曰公真父母死生唯命公回縣盜相率待罪公曰業已許汝矣皆泣拜去盜遂息公撫字先於催科有一刁民負欠誑公且鬻女公聞言流涕戒勿鬻取俸代完民出衆怒其詐競歐之幾斃自是民間輸納恐後公嘗夜治獄有數人守至更深公目之不去令左右閉門摔衆跪于堂下數之曰苟非切已何爲夜守公庭唆訟構釁定由爾等各以大杖擊三十按之皆如公言于是遠近稱神明予少讀公書其理學精粹不能窺公萬一竊好問公政績有客徐席珍館東土久得悉公

治嘉狀爲予述逸事三節知仁勇已備大儒之致效若斯也

張忠定公詠每斷獄必有判語蜀中鏤板謂之戒民集予於別集讀其數則皆明快絕倫惜未見其全書

劉僉事紹謂晉書詞不古雅苛論也惟論贊用四六非體然唐文皇制詞亦雄駿可觀

三代以後開創之主多果于誅戮惟我世祖皇帝克寬克仁培本深厚如陳名夏敗後朝右猶攻擊不已上以名夏旣伏辜不得復事株連續奏

者多奉 嚴旨自此羅織之風遂絕所全不知凡  
幾名夏夙負文望而其品卑下歸 朝後墨勒根  
王甚任之擢爲宰輔卒以奸敗子掖臣尤庸劣時  
有故宦女奸逃繫官臣漁色脫之將佔爲己妾尋  
亦被劾問戍

王阮亭詞有春水平颿綠夢裡江南綠新婦磯頭  
烟水綠鄒程邈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更不  
當稱三綠耶前人綠字佳句甚多予最喜元人送  
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

明太常黃節愍公子澄墓在邑之馬鞍山陽子彥  
修彥輝祔萬歷初裔孫熊與蔣乾爭塚地訟于縣  
縣令親勘不決忽地中有聲如雷化青氣直上從  
西北去裂土見石誌乃洪熙元年劉侍御璉筆也  
令大驚申撫會有詔恤建文死事諸臣遂疏聞有  
旨封表其墓并立祠公諱湜原籍分宜其葬馬鞍  
也以子彥修先是編籍崑山公被難時彥修以崑  
音充解役得負骸骨藏焦山數年歷江陰常熟輒  
有梗之者至崑始克葬公之精忠大節照耀千古  
墓在我邑不聞有瓣香尊酒弔公墓者已屬缺典  
而敗棘黃茅并不復識其何處亦吾黨之恥也

巢林筆談 卷一  
施耐菴水滸一書首列妖異隱托諷譏寄名義于  
狗盜之雄鑿私智于穿窬之手啟閭巷黨援之習  
開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壞風俗莫甚于此而李  
卓吾謂宇宙有五大部文字並此于史記杜詩蘇  
文李獻吉集悖矣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繪之  
工則古來寫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  
于此耶

婁東王氏自嘉靖以後瑯琊太原名賢迭起而予  
私心嚮慕者則以緱山先生爲最先生以元輔子  
而取名元登上第皆以文章居平孝于親信于友

與世甚淡與物無競殆富貴中高逸道學內神仙  
乎先生沒文肅公哭之有國士無雙人倫罕二之  
語豈家庭之私好哉先生少時歲試雜一梵語學  
使震其名不敢遽第下等而令覆試題出今茅塞  
子之心句先生誤聽爲作金毛獅子賦一篇詞甚  
藻麗時年十四耳天才也

身林筆談

卷一

三



東林集  
卷之二

